

墨香里的光明守望

□ 张 茜

眼科病房的走廊尽头,住院期间等待手术治疗的92岁杜爷爷总是缓步慢行,每一步都像在丈量脚下土地的深浅。那不是衰老的迟缓,而是老人深陷失明恐慌里小心翼翼的试探。双眼睑内翻的顽疾,睫毛如细针般反复刮角膜,畏光、流泪、持续性的眼部刺痛日夜纠缠,无声无息地侵蚀着他的日常,成为他独自隐忍、无人倾诉一整年的煎熬。

初见杜爷爷,很难不被这位老人的通透打动。他是久经沙场的退伍老兵,半生披戎装、守家国,历经风雨沧桑却从未有过半分怯懦,如今却笑着自嘲,终究被几根细碎睫毛困住了方寸。翻看病历,我们才知晓老人深藏的光环——国家级肖像画家。那一刻,忽然读懂了他眼底不曾消散的执拗与倔强。

“我的眼睛,是我创造人生意义的一面镜子。”这句朴素的话语,从不是文艺的修饰,而是一位艺术家坚守半生的职业信仰。他

告诉我们,等手术康复想回成都,继续完成那幅搁置已久的肖像画。我们这才深刻明白,这场手术于他而言,从来不止是修复病变的眼睑,而是他与世界对话的窗口。

手术当日,我们轻轻握住他微凉且布满老年斑的手,俯身轻声安抚“爷爷,别怕,我们一直都在”。无影灯下,他单薄的眼皮薄如蝉翼,医护团队的针线在毫米间精准游走、细致修补,我们缝合修补的不仅是眼部受损的组织,更是为这位老人抚平被岁月与病痛划伤的人生画布,为他重启笔墨人生筑牢希望。术后的每一次护理,我们皆倾尽细心与耐心,换药、清洁、抗炎、体位指导,每一项操作都精益求精、一丝不苟。我们深知,这双饱经病痛折磨的眼眸,承载着一位老者毕生的热爱与执念,承载着他重执画笔、晕染墨色、以笔为语、以画传情的滚烫期许。

病房相守的闲暇时光,是医患之间最温柔的相逢。倚坐床头的杜爷爷,总会缓缓翻开尘封的岁月,向我们娓娓道来过往。他忆起军营深夜站岗的岁月,月色倾泻,寒光落满枪管,是青春最赤诚的坚守;他谈起退役后的半生时光,潜心研磨作画,将军旅热血、家国情怀、山河热爱,尽数揉进笔墨丹青,一笔一画勾勒赤诚初心,让无数饱含温度的作品登上国家级艺术殿堂,以另一种方式续写家国担当。

杜爷爷出院那日,天朗气清,暖风和煦,阳光洒满病房长廊。临行前,他并未匆匆离去,而是嘱托家人铺开一方洁白宣纸。淡淡墨香缓缓氤氲开来,漫过走廊的每一处角落。老人提笔凝神,落笔铿锵,十二字箴言跃然纸上:“追随南丁之光,倾尽温柔担当”。笔力遒劲苍润,墨色饱满温润,利落挺拔的笔画里,藏着一位历经风雨、心怀赤诚的老者,对护理工作最纯粹、最真挚的致谢。捧着这幅墨迹未干的书法作品,掌心温热,心底沉甸甸的。这不

是千篇一律的客套赞誉,而是一位视光明为信仰、以笔墨为生命的艺术家,用自己毕生珍视的方式,为我们的护理工作赋予的最高认可与无上荣光。

目送老人渐行渐远的背影,长廊间的淡淡墨香久久萦绕,沁人心脾。此刻,终于真切读懂叙事护理的深层真谛。我们治愈的从来不只是疾病,而是在疾病背后,那个人千方百计想守住的生命意义。而患者回赠我们的,也从来不是感激,是他们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,为这场相遇写下的独一无二的注脚。

今后,每当我们在深夜核对医嘱、在清晨为患者滴下第一滴眼药水时,总会想起这幅书法作品。它时刻提醒着我们,护理的温柔藏着力量,专业的坚守自带温度。每位患者的眼眸,都是一面需要用心守护的明镜,镜中映着他们的人生过往,也始终映照着我们身为护理人滚烫纯粹的初心。

茶山下的金樱子

□ 郭昭华

今年五月,重庆多地遭遇暴雨山洪,其中最严重的是永川。永川发生山洪泥石流的地方是茶山。其实,永川茶山这个地方与我的青春岁月紧密相连,因为我读中专的农机校就在离茶山不远的地方。一则新闻,让我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学生时光。

知道附近的茶山是开学后不久的事。正式上课三周后,就放国庆假了。因为是才到校不久的新生,同时为节约开支,我决定国庆放假不回家。当时很多同学都走了,有的去见其他地方的同学,有的回家了,我待在学校挺无趣。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中专生,我当时对城市还是怯生生的,放假除了在街边买点必要的东西,一般也不想去城中心逛。于是,假期里的一个午后,我独自一人走出校门,慢慢地往学校后面的山上走。

出门右拐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,公路两边有一些红砖砌的民房,房子周边种了许多柑橘,树上果实正由青转黄,很诱人。房子旁的小山岗上有高压线塔架,上面有几只喜鹊跳跃鸣叫。才从农村出来的我,此时心情和喜鹊差不多。那时永川城还很小,学校在城郊。大概走了十来分钟,便到了一座

小桥,桥下是快建成的成渝高速公路。我继续过桥往前走没多远,公路的下边是一个土陶作坊,上边就是一片松林,我便顺着松林里的小路走。没走多远,发现林间有一块大石头。看到这样的场景,我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——因为我家的四周也有松林,林间散布着大小不一的石头。于是,我不由自主地爬上了那块巨大的石头,心中有种莫名的惬意。

我在石头上坐了一阵,发现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:石头的平坦部位竟是人家的晾晒场,上面还散落着苞谷和黄豆。站在石头上透过林间往下看,下边是一栋农房。最让我惊喜的是,石头下的林边长着一丛像玫瑰一样的东西,上面长着带刺的野果,果子黄绿相间,像一个个小罐子,在秋日的阳光照耀下十分漂亮。我正要采摘,从松林间的小路里走出一个姑娘。突然看见我,她的脸一下就红了,我也有些紧张地看着她。她明显比我高半头,经历了夏天的皮肤颜色有些深,大大的眼睛,长长的眉毛,刘海均匀地散满额头,一块小丝巾绑着约尺来长的辫子,穿着蓝色的裤子、红白相间的花格子衬衣,手上提着一个篮子,脚没在草丛里,隐隐可见穿着的蓝色胶鞋。

整个人看起来有一种健康的美。她望着瘦小并

且比她还紧张的我,红红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看着我手上拿的杂志,大概知道了我的身份,便主动问起我的情况。感受到她的友善,我也不再紧张,站在石头上,指着远处我读书的学校给她看。

她居然就是来摘这个野果的。她告诉我,这个果子叫“糖罐子”,书名叫金樱子,她摘已经成熟了的回去,明天她妈妈拿去卖。她又告诉我,稍远处的山就是茶山,山上有茶园。交流中得知她比我大一些,今年前高中毕业了,目前在家。她很羡慕我有书读,不用做农活。她还说,这金樱子春天开花很漂亮,满山都香。我走的时候,她摘了几颗给我,我欢喜地把它裹在书里,小心地带回了宿舍。一个也没舍得吃,我把它们摆在床栏的木头上。

从那以后,我一直期待来年的春天,期待春天那丛金樱子开花。四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,我早上走出校门,看见围墙外的树杈上挂着一束洁白的不知名的花,远远地就能闻见花儿特有的香。我一下子明白了——那山谷的金樱子花肯定开了。我于是又沿着那条路,径直走到了那个地方,一丛洁白的花呈现在眼前。花朵白白的,有半个手掌大,每朵花五个花瓣,中间黄黄的花蕊特别显眼。摘一朵花倒过来,里面的花蕊就好似黄灯笼下的丝穗。

我正想再摘,她又出来了,问我是不是看到校门外树上的花才来的。我一下子明白了:我早上出门看到的花束是她挂的。她看我愣住的样子,说花是昨天她进城时特意挂的,没想到我今天就能来。花很快就开过了,她不希望我错过。我顿时觉得她就是我手中的那朵花,朴素、漂亮又大方。我傻傻地站在那里听她说话,自己一句话也没有。不一会儿,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,我们便分开了。离开的时候,她摘了两朵特别大的递给我,并告诉我,她下个月就要去广东,和哥哥嫂嫂一起打工了。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,她说不知道。

我拿着她给我的花,小心翼翼地拿回宿舍,又挂在床栏上。

后来我便等秋天的到来。还是一个深秋的午后,我想金樱子应该熟了,我得去看看。我到的时候,金樱子果子挂满枝头,但是感觉一个也没有被摘。林间比去年更安静,那栋房子里也没有一点声音。我在那块大石头上坐了许久,没有等到她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,每年春秋都会在我脑海里闪现金樱子开花和结果的景象。今年五月那场山洪泥石流肆虐茶山时,我对着新闻画面反复辨认那片松林的位置,不知那块大石头旁的金樱子是否安好。

